

文化振兴助力乡村共同富裕的困境与对策

刘 举

(宁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 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为乡村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坚持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必须关注文化振兴,充分发挥文化建设在乡村共同富裕中的价值引领和文化生产力作用。然而,当前乡村文化的引领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文化特色优势尚未凸显,以文化振兴创造财富的能力尚待提高。对此,在乡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基层政府必须大力解决好“文化贫困”的难题,改变乡村社会的“贫困亚文化”。未来乡村的全面振兴必须充分挖掘农耕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文创产业,培养新型高素质职业农民,积极构建乡村共同富裕的文化氛围和动力机制。

关键词: 文化振兴;乡村共同富裕;文化贫困;文化产业;对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8798(2023)04-0297-08

Predicament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 propelling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LIU Ju

(Marxism Institute,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The victory of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has laid a solid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completing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aspects in rural areas. At present,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efforts must be made to adhere to high-quality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pay attention to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value guidance and cultural productivity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However, the leading role of rural culture has not yet been fully played, nor have the advantages of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been highlighted, leaving room for improvement of the ability to create wealth through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is regard, on the new journey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rural areas, grassroots governments must vigorously solve the problem of

收稿日期: 2023-05-3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ZX021)

通信作者: 刘 举(1981—),男,山东省鱼台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大众精神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等研究。E-mail: liuju0404@163.com。

“cultural poverty” and change the “subculture of poverty” in rural society. In order to fully revitalize the rural areas in the future, it is imperative to fully tap the resources of farming culture, develop the rur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ultivate new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farmers, and actively construct the cultural atmosphere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rural areas.

Keywords: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cultural poverty; cultural industry; countermeasure analysis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23}这就为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遵循。乡村文化振兴既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内容,也是乡村以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精神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 年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所强调的那样:“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2]。然而,在全面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旧在乡村。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使乡村居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但精神文化生活领域供给不平衡的问题依旧比较突出,精神文化的引领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如果说物质生活富裕属于初级阶段的共同富裕,那么当下的乡村振兴应该是更高级阶段的、全面的、高质量的振兴,应该把实现精神生活富裕包括在内。为此,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必须深刻把握新时代发展要求,在物质和精神领域全面推进乡村现代化,加快推进从脱贫攻坚胜利成果的巩固向乡村全面共同富裕、全面振兴的有效提升。

1 文化振兴带动乡村从物质共同富裕走向全面共同富裕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3]26}。四十年前,我国在“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理念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了大规模的农村扶贫计划,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实现了乡村的物质富裕,为乡村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条件。但是,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不仅是一个物质水平提高的过程,更是农民精神充实的过程。因此,实现乡村共同富裕需要以文化供给为基点充实乡村居民的精神世界,通过实现精神文化共同富裕走向全面共同富裕。文化振兴对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功能,不仅能够为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能够在乡村全面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构筑中国特色精神文明建设新高地。

1.1 有助于优化乡村产业布局,为共富提供多元、高效的生产方式

乡村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衍生出文化产业,能够使乡村生活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也能为乡村共同富裕提供经济价值。人类需求层次是有变化规律的。一般而言,随着经济发展,文化需要逐步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重点需要,乡村文化消费的市场空间巨大。因此,实现乡村共同富裕需要依托乡村文化产业,运用现代互联互通技术和市场机制,积极探索乡村“文化+”产业模式。进而,充分激发乡村文化的经济因子,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推动乡村经济转型升级。同时,发展乡村文化产业,能够形成多样化的文化创意产业群,不仅能够补充就业岗位,确保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长效性”,而且还可以引进人才,推动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建设有灵魂支撑、有精神指引,为建设农民富、乡村美、产业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重要保障。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在乡村振兴中的贡献度,打造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和服务,不仅能在夯实脱贫攻坚发展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农民群众的精神消费需求,同时还以新型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吸引城市资本的投入,从而使封闭的农村产业获得更广阔的良性循环发展空间。这不仅是乡村振兴潜在的财富与优势,还是乡村共同富裕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点。

1.2 有助于激活历史文化基因,为共富厚植历史根基

“任何一个国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都是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以本民族和国家的民族精神、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为价值引导,以文化的传承发展为条件,以文化的繁荣兴盛为支撑”^[4]。农村文化承载着中华文明绵绵不绝的基因纽带,在新时代土壤中深入探索其生命密码,能够为乡村共同富裕提供基本的历史价值遵循。一方面,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得以有序运行的精神纽带,在维系乡村发展中发挥着精神根基作用。如乡村文化中所蕴含的人情伦理、乡规民约、道德情感为乡村共同富裕平添了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推进乡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也能够形成一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互哺关系。另一方面,乡村文化具有精神传承效应,能够为乡村共同富裕提供历史经验。乡村文化在变迁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自组织能力,在淘汰旧文化要素的同时又主动吸收新时代因素,始终在为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同时,文化传承效应使乡村共同富裕的文化发展保留了民族特色和地域优势,能够为寻求乡村新发展提供因地制宜的新方案,保持政策的稳定性,有利于乡村共同富裕实现循序渐进式发展,有利于减少乡村建设的阻力,有效解决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各类矛盾关系。

1.3 有助于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营造共富良好社会风气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5]。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之“魂”,涵盖乡村习俗、生活状态等诸多方面,是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文化的嵌入能够增强乡风文明的引领价值,有利于发扬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一方面,文化具有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以先进文化融入乡村的日常生活能够引导农民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摒弃迷信风、赌博风、攀比风等传统陋习,净化农民的心灵世界,提升农民的精气神,引领农民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另一方面,文化建设有利于汲取中华文明中优秀的思想成分,为新农村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比如:儒家思想中的“以和为贵”“孝文化”等文化的传承,让和谐的文明之风得以彰显,营造农村社会和谐发展的新气象。新世纪以来,乡村转型常常伴随着工具理性的扩张,传统乡村的价值理性存在日趋消弭的风险。如果乡村文化建设规划不合理,乡村精神文化的共同富裕就会因现代文化的冲击而丢失优良的文化根脉,乡村建设就容易失去创造活力与内生动力。因此,必须从发展战略高度审视乡村文化振兴,坚定文化自信。重视乡村文化振兴有利于缓解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营造农民对美好生活感知的良好氛围。

1.4 有助于凝聚社会共识,构建共富文化共同体

文化作为“一种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3]21},是最能打动人心的符号,具有形成社会共识、保持社会共识的凝聚功能。“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文化在一个社会中的作用相当于黏合剂、润滑剂,各种各样的个体有机地整合为社会,主要是通过文化机制实现并维持的。文化为人们提供了认同感、归属感和集体意识”^[6]。作为深沉而又持久的力量,文化还具有先导性,为乡村共同富裕提供相对稳定的主流价值指向。一方面,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文化在充实农民精神世界的同时,通过熏陶和教育的方式提高广大农民的道德素养、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优质的文化建设不仅能够使农民的生产方式与价值观念紧随时代步伐,凝聚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共识,而且能够鼓励农民主体释放创造潜能,胼手胝足奋斗,以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丰富与巩固乡村全面发展成果。另一方面,文化具有共享性,在共享过程中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价值认同的基础。传统文化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规范,不仅构成了新时代村落共同体的精神纽带,而且能够唤起人们的“乡愁”记忆。因此,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就是在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先进文化形态,以此提升乡村文化的吸引力与整合力,增强社会成员的共同体意识,为乡村共同富裕提供强大的凝聚力和整合力。

2 乡村文化建设的不平衡发展现状及影响

打赢脱贫攻坚战,不仅要解决物质贫困问题,还要解决“文化贫困”问题。当前的乡村文化贫困主要

表现为发展不平衡,“贫困亚文化”长期以来深刻影响着村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导致乡村振兴的精神信仰动力不足,文化认同不够,这不利于在社会政策制定及结构变革上推进共同富裕发展。

2.1 优秀文化资源供给创新不足,共富的精神导引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

长期存在的农耕文明构成了乡村传统文化的基础,也是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难以割舍的历史资源。然而,步入 21 世纪以来,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受到重视,但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及特色性创新却难以跟上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乡村精神文化生活的世俗化、荒漠化问题比较突出。一是旧文化思想依旧存在,与新时代的文化需求相排斥。封建社会形成了不少迂腐文化,虽然在时代的不断变迁中多数落后的封建文化已经被淘汰,但是依旧留下了不少,比如封建迷信、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腐朽文化仍在侵蚀着村民的精神世界,严重阻碍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构。二是乡村传统特色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式相对单一,创新性发展力度不够,难以为乡村共同富裕提供充足的精神支撑。我国乡村保存了 73% 以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比重表明乡村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剪纸、年画、制陶、刺绣、香包等民间手工制作及木偶戏、皮影戏等民俗表演主要是靠作坊式的师徒传承,无法形成品牌影响力和规模化效应。随着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这些优秀的传统工艺技术、表演艺术难以在青少年群体中得到有效传播,传承人的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后备传承人选严重不足。农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代创新能力不强,自觉运用数字化媒体传播的意识和能力有限,无法有效对接乡村新兴文化消费市场需求。最终,乡村传统文化难以同现代城市文化展开平等竞争,以至于逐渐失去了生存发展空间,濒临失传境地。“粗线条的历史由大历史学家、上层社会结构描述,作为下层社会结构要做好的就是把微观历史记录下来”^[7]。因此,做好基层社会微观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成为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使命。除此之外,红色故事、革命文化等中国发展最有力的历史证明保护不到位,挖掘不够深入,那些蕴含革命情怀、爱国情怀的红色文化无法在乡村共同富裕中发挥引领作用。

2.2 城乡二元结构削弱村民的正当文化权益,共同富裕丢掉文化特色与根基

“资本随着工业文明渗透到城市文明机体中,使本来的人类文明进化、自然的逻辑分工,演化出城市与乡村两种价值观之间的文明冲突,背离了城乡文明的一致性”^[8]。改革开放以来,以工业文明为主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资源配置集中于城市发展,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失衡”使乡村文化逐渐走向式微,使乡村文化面临着“破坏有余”而“重建不够”的历史命运。传统乡村文化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如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乏力,青年农民对乡村文化越来越没有自信,也缺乏坚守。一方面,城乡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差异巨大,特别是落后地区因投入不足,乡村文化服务设施还不完善,文化礼堂、农家书屋、文体活动室等还难以实现全覆盖。即使在发达地区,乡村文化礼堂的使用率也比较低,村民参与度也不高,文化活动内容和质量还有待提升,因此也难以充分发挥文化惠民效应。另一方面,资本不断涌入乡村文化市场,乡村本土文化自身价值发生了变化:与资本进行捆绑,成为利益的附属品,致使道德规范、价值引领等功能衰退。此外,在异质文化强势冲击下,大量的乡村本土文化载体遭到了破坏,比如,在农村,中华传统习俗及节日文化逐渐淡漠,西方节日文化日益盛行;现代建筑取代了传统的庙堂寺宇。乡村传统文化所承载的价值、情感和生活方式日益虚化,农村群众的精神无处寄托,这不仅加剧了乡村文化与农村居民文化需求的矛盾,而且也失去了乡村文化独特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因此,丢掉乡村文化底蕴和人文优势,“只是单纯移植或翻版现代城市文化产品的供给方法,就很容易导致供给的文化产品与乡村文化生态水土不服”^[9]。

2.3 道德伦理转型不畅,共同富裕缺乏组织保障

文化多元化的渗透使许多人对传统道德体系治理秩序的认知发生了偏差。基于本土文化的道德自律、自治和教化功能渐渐被功利性和庸俗化的异质文化所吞噬。一方面,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当代中国的乡村文化正承受着外来宗教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传统封建文化的多重挤压,乡村文化生态环境堪忧,

有的地方出现了空心村、文化沙漠、乡村衰落和价值观塌陷等现象^[10]。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乡村传统文化中道德体系、伦理规范的价值引领的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利益的熏陶下日趋变得紧张和冷漠,乡村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和谐乡风逐渐被破坏。乡村文化因无法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要求而逐渐边缘化,难以恢复其独特的治理效能。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塌陷使文化建设基层领导组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下降,对推进乡村文化的正确理念及意义认知不够清晰。基层组织作为国家和民众联系的桥梁组织,更需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积极落实乡村文化的思想政策。但新时代基层组织领导者受市场经济的影响,重经济轻文化,道德信仰与理想信念掺杂着功利性与“官本位”思维,对自身的职权行使不到位、协调能力不强,难以充分将国家推行的文化政策落实到行动中去,这俨然成为乡村文化建设政策落实的一大难题。

2.4 文化建设主体缺乏活力,共富内生动力不足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就业机会增多,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流向发达城市,从而导致乡村劳动力严重短缺。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2020年乡村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为3.31亿人,占整个流动人口比重的88.12%,比2010年提高了3.85个百分点。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不仅使乡村文化建设丢失了强大的推动力,难以建构富有活力的发展体系,而且也导致了村庄的逐年消失。据统计,现在的自然村庄正在以每年100个左右的速度消失。村庄的消失揭示了农民以村庄为载体的文化语境和场域的消失,由此,农村人口流失所带来的空缺“使乡村文化失去了发展与传承的方向,甚至使乡村文化失去了特质,变得粗俗、媚俗、低俗”^[11]。此外,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是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改革运动,未能深入考察农民的实际需求,就无法将改革政策内化于人心,必然会导致农民由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变为旁观者,由局内人变为局外人。不能充分调动农民主动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激发其主人翁意识,就无法实现农村文化的发展与振兴。

3 促进乡村实现全面共同富裕的文化振兴对策

精神文化富裕是推进乡村共同富裕的不可忽视的因子。通过推进文化建设,可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获得感”,打破长期以来存在的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因此,新时代乡村振兴应坚持满足人民文化多元需求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同步推进,不断探索乡村全面共同富裕的文化密码。

3.1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发掘农耕文化资源

新型职业农民是农民群体中具有现代农业生产的专业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的农民。政府应不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乡土情结,在传承传统农耕生产文明优势的同时,积极运用现代技术,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推广因地制宜的开发模式在农业文化上实现现代与传统的有机结合,为乡村共同富裕提供资源保障。一方面,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就要加强其与传统手工艺人的联系,培养挖掘传统文化及传承非遗文化的能力。一些优秀的传统手工技艺、表演艺术、习俗等是尘封在传统手艺人脑海里的乡土记忆,所以新型职业农民要秉承工匠精神密切联系老一辈的手艺人,“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结合起来,赋予中华农耕文明新的时代内涵”^[12]。将这些传统的乡村文化以现代化的模式加以整合,为乡村共同富裕提供丰富农耕文化资源。另一方面,要完善培训体系,做到知行合一,运用系统化培训、科学化手段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充分挖掘农耕文化,将其与现代化创意相结合,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发挥出更好的引领作用。同时,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要有针对性,生产经营性和专业技能性的农民要做好耕地资源、生产技术等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科技的有效整合;社会服务性的农民要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提高服务能力,营造出可持续、可发展、可推广的乡村文明氛围。这些新型农民是发掘传统乡村文化资源的主力军,有助于传统农耕文化经过现代技术改造获得新的生命力和吸引力。通常而言,具体可开发的有民俗文化、养生文化、饮食文化、祭祀文化、歌谣舞蹈、耕读文化、农民手工艺品、农民

画等。这些传统的农耕文化是乡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宝贵财富,渗透着先民的智慧,对城市居民具有强大吸引力。这些文化可以缓解现代人的生活压力,以舒缓的节奏陶冶他们的情操,构建一种有机慢生活的氛围,可以从文化上满足现代人的怀旧与乡愁需求,唤起他们对生活、对大自然的热爱。所以,乡村农耕文化是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文化资源,发挥着推进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作用。

3.2 合理利用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创产业

“乡村的文化特色,成为生长生活于这里的人们绘就人生美丽画卷的底色,是他们获得自信力的重要根源”^[13]。动员群体深入挖掘和合理利用乡村文化资源能够为乡村经济开辟出产业振兴的新路径。一方面,大力发展文旅产业,将乡村文化巧妙融合进乡村规划、景观设计之中,使乡村文化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立足乡村特色,与本土景观资源有机融合,开发具有红色底蕴的革命老区、自然景观、民族地区、休闲农场等文化特色产业,这样不仅能够吸引外部资金投入,还能够通过乡村传统文化的展现唤起人们的乡愁,进行智力参与,构成乡村文化建设“共同体”。不同乡村标志性的文化景观能够体现出具有共性的人文情怀,是乡村治理重塑中实现乡村人文情怀代代延续不可缺少的要素,同时也是乡村文化建设不可回避的部分。对此,要“立足乡土特征、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提升村庄风貌,注重保护传统村落和特色民居,传承好历史记忆,把挖掘原生态村居风貌和引入现代元素结合起来,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1]113}。另一方面,运用科技手段,发展数字化智能化文化产业,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性创意相融合,打造特色文化品牌,运用网络化信息赋能文化产业,推出高质量文化产品。比如深圳文博会“5 G+8 K 直播”的推广手段使全国人民“零距离、零时延”就能观赏到文博会精妙的非遗表演。此外,讲好乡村故事,展示乡村历史文化魅力,提升乡村文化趣味体验感。如设立农村文化体验区,把传统技艺、特色民俗文化、节日文化、家族文化、生产生活场景等鲜活地展示出来,让参观者参与互动,切实体验新时代乡村的文化魅力、审美情趣和精神内涵。

3.3 完善文化设施经费保障,提高文化产品供给能力

公共文化设施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主要载体,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多方位、多渠道提高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为丰富广大农民群众精神生活提供硬件支撑。首先,精准对接农民文化需求,加强休闲娱乐设施建设。从考虑居民文化活动便利角度出发,打造具有一定规模、多种功能的群体性综合文娱活动场所,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针对性。如:为喜欢广场舞的老年人修建健身广场,为喜欢打球的青年人修建球场等。走好群众路线,必须开展“订单式”服务。通过打造农村文化大礼堂、共享图书馆、联创公社等文化场所陶冶农民群众情操;通过组织开展群体观影活动丰富农民休闲娱乐生活。其次,积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布局合理化,努力实现公共文化资源及服务的均等化。政府要合理规划公共文化产品的布局,实现“重心下移”,将经费、设备等资源更多地地下发到因地理环境而不易进行文化活动的自然村,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再次,助力乡村文化教育均衡发展。通过制度设计构建协调政府、学校、企业共同参与的乡村文化教育空间,有效应对贫困文化的蔓延。通过构建乡村文化教育产业链,不断弥补乡村文化基础薄弱环节。充分运用数字化技术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落地,提升乡村文化教育的吸引力和可持续性。最后,国家在提供公共文化产品服务时,要积极拓展民主参与的渠道。发动农民积极参与公共文化建设,鼓励他们在活动中自觉担起文化创造的责任。通过发挥文化生产与消费主体作用,能增强文化认同,有利于形成乡村文化建设的“双向互动”新局面。

3.4 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精神领导力,做好文化振兴引领

作为领头雁,乡村基层党政组织要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做好制度设计与价值引领,强化乡村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一方面,基层领导要争做国家乡村振兴政策的宣传者、维护者,主动引导乡村文化建设理念深入人心。基层组织要在根源上严厉打击消极的、落后的腐朽文化,建设积极向上的乡村文化,带头组织乡村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因此,“应重点加强乡、村两级组织在乡村文化管理上的主动权,以

主动介入和规范管理来消除负面影响,推动健康的乡村文化占领更多阵地”^[14]。另一方面。基层组织领导要做好乡村文化建设的管理者、引导者,实现行政改革,做到权责统一,使乡村文化建设落到实处。文化建设属于隐形政绩,需要乡村基层组织领导灵活运用权力,用自己手中的实权为乡村文化建设创造出积极向上的平台,打破城乡文化割裂的制度壁垒。此外,基层组织领导还要做好乡村共同富裕的推动者、变革示范者。在追求乡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基层党组织需要整合文化建设主体力量,积极推动企业、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产业开发和非遗文化旅游。在乡村文化公共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中,不断争取政策支持、资金支持和项目支持。在此过程中,要凸显共同富裕特征,推进文化资源共享、资本共享、技术共用、人才共育、品牌共创,从而形成以地方基层政府为领导,企业、社会广泛参与的乡村文化多元主体共建共享模式。同时,地方政府还要在脱贫攻坚战胜利的基础上,以全面振兴为目标推动城乡文化开发形成互动效应。通过城乡基层党支部结对,推进城乡专业人士在互动交流中研发乡村文化特色品牌,探索形成乡村文化建设的共建共享机制。

3.5 加强“三治”相融合,健全乡村文化治理体系

“三治”融合强调以人为本、以法为纲、以德为魂。“法治”是推进乡村文化建设的骨架,起到了支撑和保障的作用;“德治”以宗教礼法为基本遵循,起到了调整和引领的作用;“自治”以村民为实践主体,拓宽了民主参与文化建设的渠道。在乡村文化建设中要实现法治、德治、自治三者的有机融合,这是有效推进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的治理路径。首先,推动网格化法律服务深入到乡村文化建设中去,成立市级、县级、乡级三级联动法律顾问团,“一村一律师”的法律援助服务体系。同时,加强联合执法力度,制定村规民约,强化制度文化的震慑力,提升村民的现代规则意识,形成乡村遵纪守法的良好社会风气。其次,充分挖掘乡村文化的道德礼制,“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15]。必须以乡村本土文化资源为基础,嵌入新时代的道德标准,比如建立农村大礼堂,发挥传统道德的感召作用,以“德治春风化雨”,健全村民道德人格。最后,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以村委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充分利用乡土文化资源和设施,营造道德规范的文化氛围,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保障村民有效行使民主权利,培育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形成村民参与的有效机制。在文化振兴中,“三治”融合要把村民文化“自治”作为核心内容,协同“法治”的外部规范与“德治”的内在制约力量,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良性互动,探索构建乡村文化治理的有效体系。

4 结 语

未来乡村文化振兴还可以参考韩国、日本等先发国家的经验,正确处理好民族特色传承与现代化创新之间的关系,把乡村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生产力,转化为实现全面共同富裕的精神动力。一是重视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积极推进传统表演艺术和传统制作工艺的市场化,提升参与体验感。二是用艺术照亮农村,推进艺术与民俗和农民生活相结合,以文化景观激活乡村经济发展,通过创办户外艺术节提升乡村知名度和影响力。三是在加强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不断加强乡村继续教育,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和文化自信,积极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乡村生活伦理道德和价值秩序。四是发挥高校、地方政府、科技部门、民间组织等协同优势,积极构建乡村生态良好、村容美化、文化生产兴旺、农民素养和凝聚力提升等良好局面。

同时,也需要我们构建一套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振兴话语体系,充分展示农村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讲好乡村振兴、全面共同富裕的中国故事,切实提升中国乡村的文化软实力和自信心。

参考文献:

- [1]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编写组.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2.
- [2]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

- 工作[N]. 人民日报, 2021-8-18(1).
- [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 党建, 2017(11): 26.
- [4] 任成金.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文化建设的多维透视[J]. 云南社会科学, 2020(5): 50.
- [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123.
- [6] 陆益龙. 乡村文化的再发现[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0, 34(4): 94.
- [7] 刘奇. 乡村振兴与乡村文化建设[J]. 中国发展观察, 2018(增刊 1): 86.
- [8] 胡惠林. 城乡文明融合互鉴: 构建中国乡村文化治理新发展格局[J]. 治理研究, 2021, 37(5): 89.
- [9] 夏小华, 雷志佳. 乡村文化振兴: 现实困境与实践超越[J]. 中州学刊, 2021(2): 76.
- [10] 黄一澜. 乡贤文化影像建构的世纪转型[J]. 江苏社会科学, 2019(6): 223.
- [11] 王云飞. 论乡村社会文化的重构[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19, 11(3): 6.
- [1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6.
- [13] 雷家军. “四自”: 从经验到目标: 以浙江临安村级文化礼堂建设为重心的调查与思考[J]. 中华文化论坛, 2015(12): 23.
- [14] 高晓琴. 乡村文化的双重逻辑与振兴路径[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6): 95.
- [15]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4: 96.